



萬法歸宗略談

陳大義

近晤鄉長奚哲聞居士，承詢及萬法歸宗之義，居士曰：佛歟？易歟？余曰：亦佛、亦易、亦醫。然所見者，治學之機耳。即囑命筆，請內明主者付刊，以爲文字之緣，亦以顯佛法之又一軌跡。

余之爲醫，治內經（黃帝內經），於佛、於易，兩皆檻外。內經言陰陽、五行，不言易；言虛、實，不言相、空。第以虛、實與相、空，未嘗不可通假；而世稱醫家之易，則指內經所論之陰陽、五行。因得以小事大，畧窺二者之端緒。卑之無高，僅索筌、蹄而已。

竊嘗謂：阿含、易書、及內經，爲治學之「三圭」，文化之教師也。億古以來：凡屬有情，無不爭事相、能，而阿含獨闡空義。人間真理之境界，莫過於此；凡屬智人，無不爭事類比，而易書獨示卦數。人間真理之模式，莫備於是；凡屬依體應用者，無不屬意個體，而內經獨述集羣結構。人間真理之綜合、整合，莫巧於是。故此三圭，上足以窺自然之秘奧；下足以化愚頑於聖、賢、佛、菩薩；在昔爲形上之論；在今爲科學之尤。本大枝榮，理固宜然。

惟二千年來，三家學人，初則踵事增華，爭奇鬥妍；終則力謀方便，神化支離。雖博施濟衆，民可使由；而尋求真諦，上智猶迷。每下愈況，實有愧於古人。迨及近世，西方形下之學，勃然而興，閱觀不足，繼以微觀；物質文明，四海響應。於是慕新之徒，或棄舊說如敝屣；或憑皮相而興謗，相率成風，儼若定論。殊不知，治學之道，有如螺旋。今日西學進展：論空、論羣、闡輪化、究節奏、藉抽象以訂數術之模式者，豈非形上之復辟；三圭之翻版耶。

矧西方之有科學，距今不過三百餘年。而此三百年中，始於

感觀知識，累積入微；繼於理性追求，不遺餘力；近則轉入形上，不僅步三圭之後塵，亦將一以貫之，何與之暴也。夷考其因，蓋有多端：窮蒐博採，治學謹嚴一也；學有層次，不假權宜二也；富強是求，舉世才智之士，趨之若鶩三也。然其扶搖直上，會不少折者，主觀則在因勢利導、恥於株守、勇於建新；客觀則在大道西徂，我捨筌、蹄，而彼得之。故所見者些須，所積者廣厚，道不遠人也。

東方文化西傳，由來已久。論者初謂：南針、火藥、印刷等術，實啓其蒙；近賢約瑟李氏（所著「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」正陸續出版中），力述西方科學與思維，備承我（中）國學術（包括禪宗）而光大。如謂：威廉哈維，祖述內經血行之說，遂開「動作解剖」（生理學）先河；如謂：來卜尼次，變更易圖爻、卦之體（二元乘方。即二進數表），遂成電子算機（電腦）原理。凡此種種，莫不取證翔實，委宛敷陳，精思獨運，允稱巨構。然吾人今日之所宜求者，不在歷史之虛榮，而爲既失之筌、蹄。

所以然者，西學之入形上，原爲（讀去聲）馭物而設。故尖端科技，首受其惠；而應用學科，尙未充份導入；恍論人文制度、人生哲理。反之，即如上述三圭，本無所謂科、哲。故自然、社會，無所不包；而人情、德行，大都屬性條分；甚至衆生有相、作易知盜。以此觀之，若不追本窮源，尋求古訓，發揮補偏救弊、正俗匡時之典範。則生態危機，何時可平；謬戾痼迷，何時可已。然則，孰爲倒流、反饋之筌、蹄？又何得而爲三圭之鎖鑰乎？余不敏，幸有所值。謹述一二，或可以爲考參。

憶昔十餘年前，嘗藉五行類說，闡原子之生剋。初以爻、卦示象，不能成；復求爻、卦數義，不可知。其後偶覽電腦之學，獲見二進數表。粗以爲：來氏與義（伏羲）文（周文），不謀而

合。未幾，張、陳二生，惠我有關文獻，始知，英賢約瑟李氏、日賢伍來欣造，早已陳述二者之淵源。孤陋寡聞，一至於此。繼思，來氏既謂：「易圖與二元乘方，原理完全符合……對於中國，深可慶幸」豈知事隔多年，二進數字，久喧騰於電腦；易圖爻、卦，仍驥伏於筮占。推究其由，二者原理，雖同二進；推行之道，實不相牟。因有「爻卦發生圖」之作（謹附文末），以為玩易階梯。於是，諸家易序，庶可測其高深。斯乃二元筮、蹄，倒流、反饋之一例。

前言內經整體論成就，以集羣結構為本。意指所學：破整為羣，絜羣論整；適與西說：化整入微，憑微論整，有所判別。其實，以形下之觀察言，則西說所見深；以形上之整合言，則內經方法巧。截長補短，相輔相成，並無矛盾。乃以內經，雖會嚮往微觀（註一）；而未強調集羣概念之可貴。因之，近世學人，毀之者，謂為腐朽、玄虛；譽之者，謂為粗糙、質樸。余則假定其學，類皆概括而成；但以心明口拙，不足服人。及讀新數（抽象代數學）「羣論」，始知此等適應整合之新猷，早為內經具體實現之業績。惟當代整體觀醫學，正在循此學風，力求整合，尚未成熟耳。因作「內經醫學的科學境界」付之報章（香港星島晚報文化週刊），以為衛道張本。於是中西醫學，庶可融滙貫通。斯乃集羣筮、蹄，倒流、反饋之一例。

至於，阿含空念，下士大笑之，歷古皆然矣。不料時至今日，終於「邏輯與集」(LOGIC AND SETS)，嶄露頭角。豈真不笑之，不足以為道歟。如所週知，邏輯分析，出於印度（因明）；數碼用「零」(0)，亦出於印度。茲者，因明再變，邏輯與集，既成現代數理之基礎；數零應運，導為「空集」(\emptyset)。註二），遂為一般「全集」(S)之形影（註三）。從此，西方執着於相、忽畧於空之陋習，即告突破。而以今視昔，則空念、因明、與零，本為一脈相承之學，或有可能。所不同者，空集為法、為淺；阿含為性、為深耳。是則今之空集，果足為倒流、反饋之筮、蹄，以分析龍樹前後之空義耶？研幾析微，將有待於諸大德；自非淺學如余者之可得而論也。

夫事有消長、學有進程，乃自然之法則。此伏彼起，勢使然也；先覺後覺，其軌一也。故知道者，不以古今評甲乙；不以遐邇論短長。察其異，知其離；察其同，知其合。故歧伯曰：智者察同，愚者察異。是以周易，不必以占筮觀；內經，不必以方技論；而阿含，豈出世之言、鬼神之說哉。

抑形上之學，有如利刃，生我禍我，責在所操。曰理、曰道，學養之卓見；曰教、曰宗，樹人之尊稱；曰法、曰方，得魚之筮、得兔之蹄也。道之所興、事之所行，莫不以為憑藉。得道而忘之，則可；宏道而捨之，則不可。故釋尊云：「世之智者以為有，我亦以為有」蓋彼之所有，莫非我之筮、蹄也；故莊周云：「道在糞溺」蓋糞溺固自有道，在我則莫非筮、蹄也。然則今之學人，與其察異而伐異；何如察同而合之乎。合而為一，則萬法歸宗，澤及後世；任其偏勝，則人為物累，惟有自我毀滅之一途。

乙卯夏於香港東方醫藥研究所

註一、內經「素問」「靈蘭秘典」篇：至道在微，變化無窮，孰知其原，窅乎哉。消者瞿瞿（「太素」作：肖者濯濯），孰知其要；閔閔之當，孰者為良。恍惚（王冰註：老子曰：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。此之謂也；算書曰：似有似無，曰忽）之數，生於毫釐；毫釐之數，起於度量。千之萬之，可以益大，推之大之，其形乃制……

太義按：右錄靈蘭秘典文獻，首四句，言窅於微觀，渴望微觀；次四句，言雖不知其詳，則以何種處理方法，最為適當，扼要；末八句，提出逐層論形之集羣模式。

註二、黃燊權編著：「邏輯與集」：空集是一個元素也沒有。用 \emptyset 表示。下面三個集，都是空集的例子：

(1) $A = \{x \mid x \neq x\}$ ，因為世界上任何東西，都等於他本身，故A是空集。

(2) $B = \{x \mid x \text{ 是一個實數} \wedge x > 5 \wedge x < 0\}$ 。x要同時大於5和小於0是不可能的，故B是空集。

(3) $C = \{x \mid x^2 + 2x + 3 = (x+1)^2\}$ 也是空集。

在集論中，空集是頗令人尋味的。有了空集，便使集論更豐富。

【例 1】 $\{0\}$ 是不是空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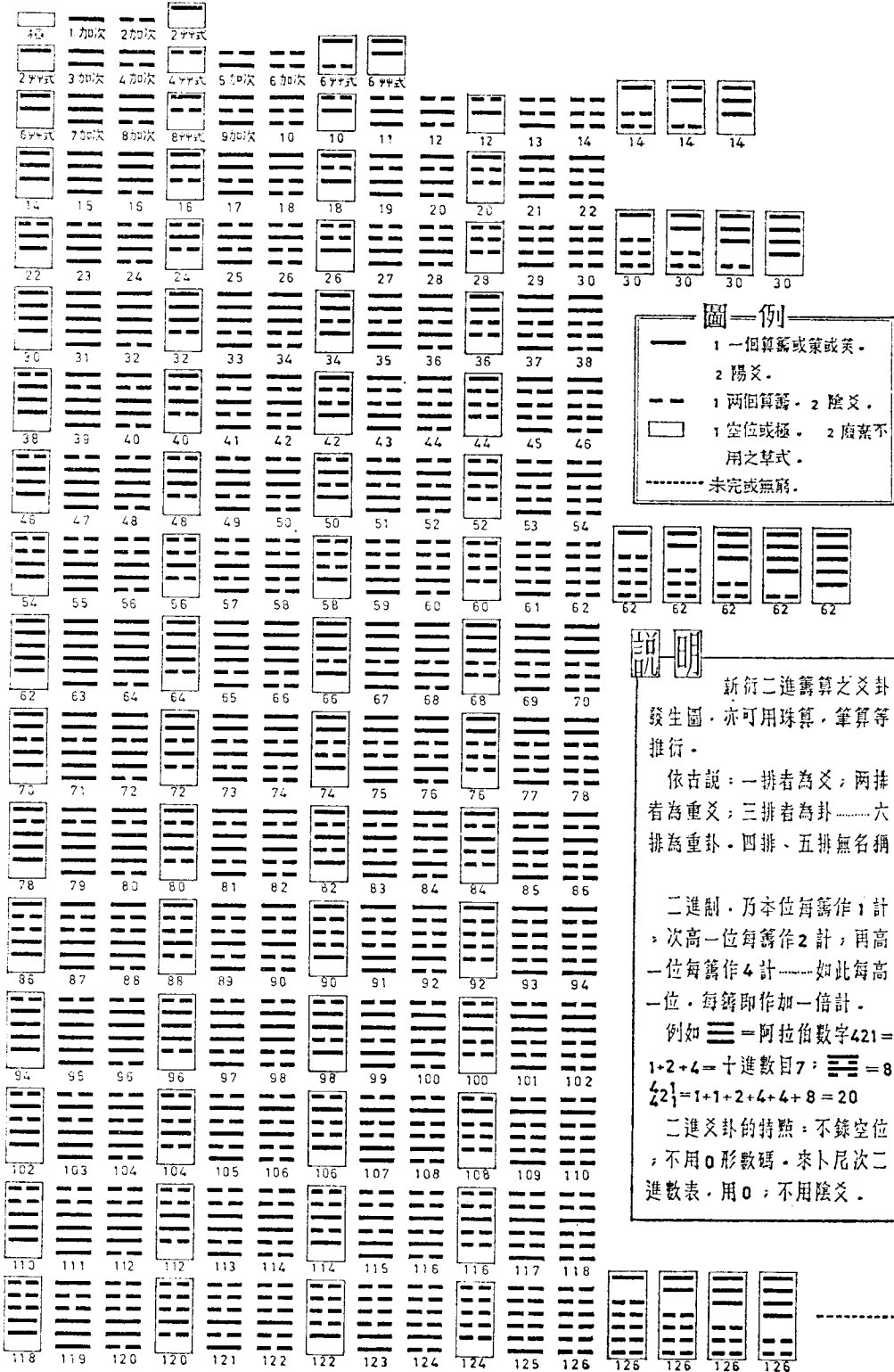
答： $\{0\}$ 並不是空集，因為 $\{0\}$ 有一個元素，這元素是 0。

【例 2】 $\{0\}$ 和 $\{0\}$ 是否相等？

答： $\{0\}$ 和 $\{0\}$ 的元素，所以 $\{0\} = \{0\}$ ，但因為 $\{0\}$ 並沒有元素，所以 $\{0\} \neq \emptyset$ 。
換一句話說 $\{0\}$ 不是空集，因 $\{0\}$ 有一個元素 0 ，而 \emptyset 則是空集，沒有元素，因此 $\{0\} \neq \emptyset$ 。

爻卦發生圖

陳太義行 李金漢繪 乙卯夏日於香港 東方醫藥研究所



註三，黃綠芳譯：N·賈柯勃遜著「抽象代數學」：由S的所有子集構成的集合，記作 $P(S)$ 。為着免除例外情形的考慮，有必要把全集合S及空集也作為 $P(S)$ 的成份。空集可看作零元素，附加於「實有的」子集所構成的集合裏，並記作 \emptyset 。設A與B不相交，亦即沒有公共元素時，可用方程 $A \cup B = \emptyset$ 來表達，這就顯出導入空集的好處。

太義按：N·賈柯勃遜指：「空集為任何集合之子集」而言。此外集論之：「任何集合均為其本身之子集」造詣亦深。再入再破，可立正理。阿含空義，呼之欲出矣。